翠袖乾坤

文潔華

是時候了

社會評論眾說紛紜，立場分歧；有說香港在撕裂了。

雖說和而不同，但往往不同的觀點未必可以「共融」；不同立場的人也不一定有興趣或能從他人角度去思考問題。「設身處地」？談何容易。

哲學家伽達瑪(Gadama)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見」；換言之，「以偏概全」是無可避免的，他也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我們總有自己的歷史、語言與信念，且根深蒂固，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會因為新的世界與經驗而有所轉變。正因如此，他才會提出「視野共融」(Fusion of Horizons)。那不是勢不兩立的雙方在共融，而是一個人對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識見在交流、互相影響。自己在變，周邊的人的看法也在變，對話又如何可能？反對相對主義者提醒我們，思考有所謂對確性，正確的思考要依循邏輯法則。

社會運動令我們對年輕一代刮目相看。快速成長和變化中的身體，正承托着潛能無限的思考，且因為赤子之心，看事情雖被批評為Naive，但又確能呈現未被利慾或權力熏心的赤誠，因而往往能抓住問題的核心。情況是深入和清晰的哲學思維，實有利於培植年輕人的為人素質。是時候唸一點哲學了，思想方法、數理邏輯，從現象看本質，還有對美與善的領悟與反思。

我慶幸當年胡亂而偶然地闖進了大學的哲學系，且在半被迫的情況下背唸並啃嚼艱澀的哲學辭彙，造就了凡事凡字要回到自己的內心來，好好思量的習慣。警醒以後，是時候敏銳、警覺起來，努力裝備，以迎接他人以及自己給自己的新挑戰。

古今談

范舉

坐火車看珠峰遊覽尼泊爾

西藏首府拉薩至日喀則的鐵路（拉日鐵路）八月十五日已經通車，這是西藏高原最漂亮的風景線，火車時速達到了一百二十公里，三個小時走完全程。拉薩至日喀則完全可以一日內來回。從此，西藏的旅遊業和對外貿易，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這條鐵路將來可以一直通往尼泊爾和印度，將來遊覽喜馬拉雅山和印度，可以從西藏出發了。火車票價相當便宜，火車路程二百五十一公里，硬座四十元五角。

這條鐵路穿越了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景色非常雄偉，過去步行者很難看到這麼美麗的峽谷和激流景色。現在通過大峽谷的巨大的橋樑，可以看到美麗的、奔騰的雅魯藏布江，還可以看到珠穆朗瑪峰的雪山風景。中國最漂亮的口岸亞东，是山花爛漫的、四季如春的城市，是中國唯一面對着印度洋的城市，垂直的高山地形、美麗的植物布局，萬紫千紅，連樹葉的顏色也是多種變化的。

青藏鐵路及其延伸線拉日鐵路將整合沿線旅遊資源，拉動區域旅遊業發展，這裡溫泉多極了。當地的牧民所採用的就是地下的熱水，火車各個車站都使用地下的熱能和太陽能。如果能夠適當引入外資，就可以打造另外一個「中國的瑞士」。

中國的旅遊業，要趁未有開發，就要捷足先登，否則，人流多了，環境和人情味就改變了，那種自然的風味就會失去了。

過去祖祖輩輩以傳統農牧業為生的農牧民，逐步轉業，青藏鐵路沿線開始興辦起了運輸公司和家庭旅館。到二零一三年底，西藏旅遊從業人員達三十餘萬人。同時，內地紡織服裝、鞋類、機電產品、農產品等產品出口到南亞將更加便捷，西藏對外貿易將進入一個黃金發展期。

這一條鐵路，二零一零年開工，三年零八個月完工，投資一百零八億元。工程浩大，線路海拔在三千六百至四千米之間，空氣密度低、嚴寒、缺氧、溫差大、紫外線强，植物稀少，生態脆弱，三跨雅魯藏布江，深水、高墩給施工帶來了一定困難與風險，全長二百五十三公里，其中橋隧總長一百一十五點七公里，佔線路總長的百分之四十五點七，中國有出色的建築技術，僅花了三年零八個月，高速度建設成了。看看香港的高鐵、地鐵工程，又慢又昂貴，決策者因為崇洋媚外，以為美國的鐵路技術和工程能力最好，出了一千多萬港元的年薪，請來了原來年薪只有二百多萬元的美國行政總裁，還吹噓說，這個人在國際上很有名氣。結果，金錢浪費了，時間耽誤了，高鐵將近兩百億元的超支費用足夠興建兩條拉薩至日喀則的鐵路。為什麼港鐵不向中國招標、招聘人才？因為港鐵的行政高層長期在英國工作，認為中國落後，沒有技術能力。

雙城記

何冀平

火瑜會

「一馬離了西涼界」，王珮瑜一句悠揚有致，清亮高昂的唱腔，博得滿堂喝彩。北京民族宮大劇院，坐滿近九百名京劇戲迷，程派名角張火丁與余派坤生王珮瑜搭檔演出《紅鬃烈馬》成為近期京劇界一件盛事。張火丁和王珮瑜都是有觀眾緣的名角兒，此次是二人首度聯袂演出。五年前，王珮瑜就表示，她的最大心願就是能和張火丁同台演出《武家坡》，她幾乎和所有的旦角都演過，但最期待和張火丁的合作，笑稱可以為其「挎刀」當配角。

張火丁素有「第一票房青衣」之稱，是當今劇壇最受歡迎的旦角演員，王珮瑜被讚為「小冬皇」（孟小冬）。這場演出九月九日開票，半個小時所有門票被搶購一空。演出開始前，民族宮大劇院門口有不少人拿着錢等退票，卻根本一票難求，「黃牛黨」將票價翻倍爆炒，也照樣有人願出高價。更出人意表的是，觀眾大多是中青年人，一反多年來京劇主力觀眾都是老年人的頹態。《紅鬃烈馬》一票難求，演出過程沒有錄播。王珮瑜說：「真想在劇院門口支一個大熒幕，讓更多的觀眾看到。」

隨着王珮瑜出場，張火丁將一句簡單的「有勞了」唸得九轉回腸，引發雷鳴掌聲。戲迷沒有不熟悉《紅鬃烈馬》的，尤其是《武家坡》一場，薛平貴從軍十八年，回家與王寶釧相會於郊外，戲弄妻子試其真情，兩人複雜的心情，委婉的唱腔，流傳了幾百年，百聽不厭。故事都是老的，只有人物是「新」的，哈姆雷特、茶花女、羅密歐朱麗葉，誕生了幾百年，故事以至台詞都能背下來，為什麼還要反覆看，看的是作家筆下的典型人物，不同演員的不同演繹。一部爛熟於心的老戲帶來的觀劇期待是演員的表演，讓人在沉迷表演之時，再度被熟悉的劇情牽動。真正好的演員，會將每一部老戲演繹出自己的神采，從前的老藝術家們是這樣，今天的演員們也應該如是，然而一覽當下，能使人觀舊如新的老戲，實在太少。

這次「火瑜會」的發起人，不是劇院，不是劇場，而是中國戲曲學院教授藝術評論家傅謹，他認為，這場演出的價值在演出之外，「火瑜會」的形式並非創新，而是一次對梨園優秀傳統的回歸和延續。在梨園行一直就有好角兒強強聯手的傳統，當年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的合作，催生了多少優秀戲碼，迷住了多少愛戲的人。張火丁和王珮瑜的合作會再次證明，有市場號召力的名角兒合作，是啟動市場最有效的手段。京劇市場長年低迷，賣不出票，有時很好的演員劇目，只有三四成座，一場京劇演出，演員的付出極大，卻得不到觀眾，看着台下冷冷清清真是悲哀。「火瑜會」能如此火爆，吸引這麼多年輕觀眾入場，真讓人喜悅。「火瑜會」雖然難以推廣，但是同行應該學習張火丁、王珮瑜對藝術的精益求精，他們團隊的嚴謹認真，服裝、樂隊、佈景、配角各個環節一一到位。如何經營市場，如何抓住年輕觀眾，年輕觀眾才是能挽救京劇這項中國古老藝術的救生圈。

百家廊

朵拉

長洲一棵櫻

下了飛機，抵達入境，還沒走出機場，「香港旅遊發展局旅客諮詢中心」已經在等待旅人了。我先以英語詢問，後來發現諮詢中心職員會說華語，趕緊改中文，她雖然有粵語口音，不諳粵語的旅人需要仔細聆聽，但親切友善的服務，態度一流的好，令人對香港留下深刻美好印象。

香港有沒有比較不那麼繁華的地方？

繁華熱鬧、快速忙碌，即是眾人的香港印象。朋友都說，到香港，為購物。採購各種不同的名牌貨，從衣服皮包鞋子到旅遊箱、首飾、手錶、相機、電子產品等等，以及品嚐無數的美食，路邊街巷餐廳五星酒店那美味可口的燒臘、點心，包括不同國家的獨特菜餚都可以在香港找到，更有國際著名的米芝蓮推薦的星級茶樓餐廳酒吧，還有流光溢彩璀璨奪目的維港及太平山夜景。

這些名聞遐邇的食物和景點，難道就是香港的全部了嗎？

不是不是，有的有的。殷勤的她拿出一本《朋友帶路．情遊香港小島》，封面另有個小標題《香港郊野全接觸》。畫着大嶼山大佛、漁民文化村，坪洲戲院，小船、纜車、石獅和廟宇等，左上角有一隻紅色的帆船，船邊寫香港旅遊發展局。另一邊是HONG KONG香港，底下的標誌是一條龍，曲線玲瓏，簡約生動，是一個成功的標誌設計。龍是傳統動物，三色線條穿插得自然活潑，結合起來融洽和諧且興味盎然。封底蓋着四個圓形印章，中間的中文字為大嶼山、坪洲、長洲、南丫島，圍一圈英文地名，還標示着英文HONG KONG和兩顆星星。底下的章也是那一條可愛又動感十足的線條龍，在飛翔的龍底下的句子是「亞洲國際都會 ASIA'S WORLD CITY」。

到亞洲國際都會，想看的卻是道地的本土特色，年輕時才會覺得這觀光法真奇怪，等到看慣葫蘆不稀奇以後，發現名牌、購物、美食，都是永遠難以填滿的慾望，不想再當傻瓜，從此放棄這份為繁榮社會經濟盡力的努力。選擇景點，也盡量避免旺季，人擠人最後變得只是感受到節日的熱鬧喧囂，真正本土草根的東西反而被人潮淹沒，也被忽略了。

農曆四月初五至初九，長洲「太平清醮」，已經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長洲人說其熱鬧程度更勝農曆新年，儘管許多長洲人都為生活外出奮鬥，但在這個重要節日肯定趕回來慶祝。相傳數百年前，島上發生瘟疫，居民在北帝廟設壇拜祭求消災，並奉北帝像巡遊，祈求平安，果然實現了。節慶從此傳承至今，最為人稱頌的節目是「飄色巡遊」和「搶包山」。「搶包山」是當地獨有的習俗。先把包子堆積成尖形高山，在午夜十二時舉行「搶包山」比賽，搶得越多和越高的包子，就越有福氣。後來演變成比賽，誰在三分鐘內搶到最多、累積最高分數的人，成為「包山王」，從前只有男人參與的搶包山，經過歲月洗禮，今天婦女也有機會成為「包山后」了。傳說吃了這些包子以後，給人帶來平安幸福。「太平清醮」含有祭祀的意思，因此在這期間，島上齋戒三天，大部分餐廳供應素食，就連當地的麥當勞也順應民情，推出素包來應節。

自中環5號碼頭乘搭渡輪，詢問售票處，說半小時可抵達長洲，買的是比較貴的樓上船位，想避開洶湧的人群，結果人並不多，非旅遊旺季還是有好處。春日的陰天中午，霏霏細雨時有時無，在海上看海景，有雨要比無雨漂亮。熱帶地區的南洋人，出門沒有帶傘的習慣，熱帶的雨是三分鐘熱度，嘩啦嘩啦好大一場潑水似地陣雨，最多十分鐘就收得乾乾淨淨，立馬恢復晴朗。香港的朋友提醒帶雨傘，下船就用上了。

船上覺得遊人不多，進島以後才知自己慢半拍，人家早早就到了島上，打算一日觀光覽勝。迎接各路遊客的是一大排店舖。乍看，飲食店、紀念品店、乾海產店、租腳車店，再看各類衣服鞋子、假首飾真黃金、雜貨乾糧、好像什麼都有，開得最多的是飲食店，最多人去的也是飲食店。路邊還有不同的小檔口，售賣小食如魚蛋、巨薯棒、魚肉釀豆卜、烤魷魚、冰淇淋等等。路不熟又不想看圖，便跟隨群眾的步伐，左兜右轉，走到一個廟，這宏偉莊嚴的北帝廟竟然在市區中心，名字卻叫「玉虛宮」，兩對神態威猛的石獅在門外守着。遠遠觀望，節日雖然未到，卻有許多人在廟裡出入，香火不可謂不鼎盛。

眾多檔口和餐廳在香煙裊繞的北帝廟周圍開店做生意。生意亦極火紅，有人坐下來等待食物上桌，有人手拎着小食邊走邊看邊吃。北帝是海神，守護漁民之外，也保佑島上子民生意興隆。

我們要尋找的是另一座廟。

長洲的熱門景點還有沿路許多形態獨特石頭的小長城，全島最高可俯瞰東灣沙灘美景並觀賞日落的北眺亭，東灣最出名的是一個女郎，香港首位奧運滑浪風帆金牌得主李麗珊，特別為李麗珊設計一個滑浪風帆運動雕塑擺放在東灣沿岸的小公園裡。西灣有座200年歷史的天后廟，供奉着守護海上的女神媽祖娘娘，內存有乾隆時代鑄造的銅鐘。沿着天后廟後邊的小山徑上去，是一個神秘誘人的小山洞，傳說是清朝傳奇海盜張保仔的藏寶洞。專門劫掠官船和外國貨船的張保仔，卻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只因他劫富濟貧的俠義行為，感動人民百姓的心，至今猶教人津津樂道。

■網上圖片

我們在找的是關公忠義亭。沿途問方向，其中有親切友善的雜貨舖店主，以半鹹半淡的華語指路說明，粵語腔調重，又擔心我們聽不懂或認不得路，索性走出店外，把我們帶到山下：這一條路往上走去就是。

山路雖傾斜，不趕路也不緊張，閒閒緩步，倒也愜意。邊走邊停，兩旁人家都愛花樹，有種在地上，也有植於花盆擺設，卻無刻意剪裁，流露自然風姿，一副不把遊客放眼裡，就讓花樹們自生自長的快活樣。

終於看見櫻花樹的廣告板，滿樹層層疊疊的粉嫩嬌柔櫻花如雲似霞，爛漫璀璨，密密麻麻，眩惑人眼，興奮莫名加快步伐。

關公忠義亭就在眼前。院子裡數棵櫻花樹，書上說每年3月正是櫻花開放時節，據說是顏色較鮮紅的台灣山櫻，可是眼前卻只有零零落落的嫩綠色葉子。

寒冷的春風裡，雨又絲絲落下，簇簇繽紛的櫻花落得僅有一棵餘下三朵五朵，冷冷地在雨中晃蕩，光禿禿的枝幹掛着失望的感覺，徘徊樹下不捨走開，過了花期，地上碎碎點點的櫻花比樹上還要多。

為了一樹櫻花，且是疏疏落落的三五朵櫻花，特別跑了一趟長洲，這不能怪書上騙人，不能怪氣候變化，只能說緣分不俱足了。

探詢時問的是「不要香港的繁華之地」，因此長洲連櫻花都凋落了，這不正合旅人之意嗎？

方寸不亂

方芳

新聞判官

一名曾獲提名新聞獎的美國戰地女記者到香港採訪「佔中」新聞，在旺角衝突當晚，跳上路經的私家車車冚上拍照，車主不甘汽車受損，即場向警方求助，女記者涉嫌刑事毀壞被捕，本港外國記者組織隨即發聲明「譴責」事件。

「譴責」甚麼呢？別告訴我這就是「新聞自由」呀！「新聞自由」就可以有權損壞別人的財產嗎？

該女記者事後竟說，走上車頭冚是「無奈」之舉，從未於採訪時被警拘捕。

為何「無奈」？也請別告訴我這就是「新聞自由」呀！記者真是「無冕皇帝」嗎，為了做新聞，犯法都可「自由」？

手機又傳來一段無綫電視新聞部總編輯袁志偉與記者開會的錄音，內容是袁志偉批評前線記者，在報道警員「濫用私刑」的新聞時，以主觀揣測作報道，把一個極嚴重的指控，不公平地廣播。在該段錄音中，袁志偉批評記者、主播，在沒有求證當事人的情況下，用了「拉往暗角」和「拳打腳踢」的字眼，連「涉嫌」和「懷疑」也沒使用。

這段錄音廣傳的目的，本來是要打擊和醜化無綫新聞部主管。但聽完該段錄音，反而令袁志偉加分，認同袁志偉所說「客觀報道」的重要性，讓大家更明白，甚麼才是真正的新聞專業。

綜觀今天部分記者報道新聞，見甚麼就說甚麼，充其量只算是「旁述員」的角色，說不上記者專業；有些更加進了個人的感情，用自己的看法去報道，這連「旁述」的角色也不是，而是「新聞判官」了。

如果連新聞都有「判官」，法官豈不要執包袱？香港法治基石何在？

演藝蝶影

小蝶

戲劇即遊戲

每次我教授戲劇課的第一堂時，都會這樣告訴學生：「其實大家都不用太認真對待戲劇，又或覺得它是一件特別嚴肅的事情，因為它本來只是一個遊戲而已。」

為何我會這樣說？因為劇本的英文是play，而play本身就是玩耍、遊玩的意思，所以我叫學生們不要視戲劇為很深奧的學問，以遊戲的心態來對待它便好了。

戲劇其實真的是遊戲，中文的翻譯不也已經包含了「戲」字在內嗎？無論我們怎樣專注認真看待一個劇，它還是以「戲」先行，是一個遊戲。

因此，無論台上的演員如何全情投入演繹角色，經歷它的七情六慾，悲歡離合；又或是無論導演將舞台幻化成如何美輪美奐的皇宮或陰森恐怖的閻王殿，當劇上演完畢後，台上一切立時煙消雲散，剩下空空的舞台。哪管台下觀眾因為男女主角的悲慘遭遇而哭得死去活來，或因鬧劇的滑稽胡鬧情節叫觀眾笑到人仰馬翻，只要幕一落，眼前所有的景象都消失了，令人懷疑到底自己在一分鐘前是乘了時空機穿越另一空間，還是在黃粱一夢中度過了一些時光？那份疑幻疑真的感覺，真叫人難以名狀。

當演員回復本來的神態，笑着再度走到台上向觀眾謝幕，接受觀眾的掌聲時，演員和觀眾都被那個召喚「回魂」，重返現實。一下子，你又再是那名為五斗米折腰的小職員，而在台上楚楚可憐的女演員原來是一名豪邁大媽。剛才大家所目睹和經歷的那段時空所發生的東西還不是一場遊戲？

既然戲劇本來就是遊戲，大家便以一個虛假的身份參與其中。台上演員可以扮演殺人犯、皇帝、賭城大亨、革命英雄、通天大盜……一旦脫下戲服，他們大都只是普通人。台下的人呢？在觀劇時，他們只是一個名叫「觀眾」的群體的一員。當回到現實生活中，他們卻可能是殺人犯、皇帝、賭城大亨、革命英雄、通天大盜……在那一個至三個小時中，大家都換了身份參加了一個名叫「戲劇表演」的遊戲，不是非常好玩嗎？難怪這麼多人為這個遊戲迷戀。

此山中

鄧達智

小爽

小爽，姜小爽；藝名「小爽」是肯定的。

姜小爽是真名？

從來未曾仔細追問伊人。

軍人出身，軍人家庭，軍區長大。父親山東人，母親潮汕普寧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我們在廣州初相識，她的粵語白話不標準，我的普通話非常普通……幾乎從一開始，我們就成了投緣的好朋友。

那次為某著名歐洲品牌太陽眼鏡在內地展開推廣，與筆者時裝系列互動於廣州花園酒店。內地改革開放初期，粵省為火車頭，首家五星級酒店是白天鵝，其後的中國大酒店、花園酒店都是一流酒店的先驅。多少活動、多少人才曾經從這裡邁向大事業！

廣告界的朋友介紹我給小爽，即時安排上她在廣州電視台任監製及主持人的節目《時裝薈萃》——中國首個時尚綜合節目。

就這樣，我成了該節目首位嘉賓，接觸到那頁歷史。

之後數年間，逢大型時裝活動，必見小爽。費蕾（Ferre）、華倫天奴（Valentino）、卡丹等等名師來華，見她帶大隊訪問。先香港時裝節，爾後內地重要時裝活動，再下來國際時裝盛會都不難見到伊人倩影。

她，小爽，是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國展開國內外時尚接觸的橋樑。

她，為中國時裝開啓了很多很多前所未有的資訊窗口以及爾後時裝事業成長的門户。

一段時間小爽到法國留學，也進一步接觸各時裝都會眾名師名人，Oscar de la Renta原籍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國、美國首席高級時裝設計師，前兩天因癌離世，小爽迅速將年前她為大師作訪問時拍下的珍貴照片鋪上微信……

是的，我們失散好長一段日子，遠在歐洲的她透過微信跟我再次聯繫，還發來她數量豐富的畫作圖片。老朋友進步了，原來已然邁進新境界，恭喜！